

# 人民日报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6571号 1966年7月6日 星期三 夏历丙午年五月十八

## 毛主席语录

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新民主主义论》

## 陈毅副总理重申中国人民不怕任何风险为援越抗美而奋斗

# 在越南问题上中间道路走不通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政治活动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越南问题上受到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审查。他们要么就站在越南人民一方，要么就站在美帝国主义一方

新华社五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庄严地重申：中国人民愿意和一切真正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采取一切有效办法，不怕冒任何风险，为支持越南人民，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而奋斗到底。

陈毅副总理强调说：“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政治活动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越南问题上受到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审查。他们要么就站在越南人民一方，要么就站在美帝国主义一方。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走不通的。”

陈毅副总理是在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时代办穆罕默德·胡利举行的庆祝阿尔及利亚独立四周年招待会上讲这些话的。

陈毅副总理指出：“越南问题是当前国际斗争的焦点，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最近，美帝国主义悍然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内和第二大城市海防，把侵略战争推到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阶段。美帝国主义这一野蛮的、疯狂的侵略和战争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阿尔及利亚人

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同声谴责。”

陈毅副总理说：“中国政府已经于七月三日发表声明，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并重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打到底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中国人民愿意和反帝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道，采取一切有效办法，不怕冒任何风险，为支持越南人民，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而奋斗到底。”

## 北京广州广西云南等地人民热烈拥护我政府声明

#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坚决援助越南人民直到把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打败为止

据新华社五日讯 首都人民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悍然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海防两市罪恶滔天的侵略和战争行动。他们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七月三日的声明，并且严正警告美帝国主义：既然你们侵略没有界限，我们反侵略也就不受任何约束。不管你们把战争扩大到什么地方，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把美国侵略者全部彻底赶出越南，取得最后胜利。

北京钢厂职工对美帝国主义这一极其野蛮极其猖獗的战争行动表示极大愤怒。炼钢工人李明智说，“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想把越南作为它侵略中国、侵略整个亚洲的基地。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兄弟国家。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代表了我们七亿人民援越抗美的坚强意志。界限是美国侵略者自己打破的，下一步战争怎样打法，已经由不得美国侵略者了。我们钢铁工人和全国人民一道，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我们随时准备为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长安街机车车辆工厂和长安店通讯工厂一千八百多名职工、民兵和家属，昨晚举行了集会。民兵师长王峰在会上代表全体民兵，表示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作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正义斗争的一切准备工作。

京郊农村的广大干部、社员，对美帝悍然轰炸河内、海防的战争罪行极为愤怒。他们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七月三日发表的声明。劳动模范、黄土岗公社黄土岗大队党总支书记殷维臣激动地说：“越南是我们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和兄弟，我们决不允许美国强盗这样横行霸道，决心全力支援越南兄弟的正义斗争。”四季青人民公社副主任、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说：“我国政府的声明，表达了我们全体贫下中农的心愿，我们坚决拥护。我们决心同越南人民一起打败美帝国主义，战争打到那一年，我们就支援到那一年，直到把万恶的美帝彻底打败为止。”

正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四日下午有三千多人举行了声援集会。当这个学校的越南留学生抬着用越南文写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等巨幅标语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长时间地高呼“向英雄的越南人民致敬”“越南必胜，美帝必败”等口号。在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贴出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七同志之一、青年教师邵剑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个穷凶极恶的战争祸首，必须狠狠地打。它的侵略魔爪伸到哪里，我们就把它折断在哪里。它所欠下越南人民的血债，必须用血来还。清华大学的一万多名学生、教师 and 职工三日晚在校园里举行了支援越南、声讨美帝的示威游行。游行的人群高唱《国际歌》，高呼援越抗美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越南留学生宿舍楼前，把一封声援信交给了越南留学生。许多学生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无保留地支持越南兄弟的正义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这几天都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疯狂轰炸河内、海防举行了声援活动。

新华社广州五日电 广州市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轰炸河内、海防的疯狂的侵略和战争行动表示极大愤怒。全市的工人、农民、学生这几天纷纷举行集会，他们表示完全拥护我国政府声明，决心随时准备支援越南兄弟，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广州造纸厂和广州造船厂的民兵们今天都举行了集会。在广州造船厂举行的集会上，民兵张步青和徐国庆指出，美帝国主义轰炸河内、海防，是妄想用“以炸迫和”的阴谋手段，迫使越南人民屈服，但这是愚昧无知。越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越南人民经过战斗的考验。美帝国主义从轰炸河内和海防这一罪恶的战争“升级”行动中，结果必然会受到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更沉重的打击。

（下转第四版）

## 朱委员长接见黎议员欧斯曼·达纳

新华社五日讯 朱德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黎巴嫩前部长、议员欧斯曼·达纳，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连贵、王南圃、林兆南等。

## 穆罕默德·胡利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 庆祝阿尔及利亚独立四周年

穆罕默德·胡利临时时代办和陈毅副总理讲话共祝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巩固发展

新华社五日讯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时代办穆罕默德·胡利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阿尔及利亚独立四周年。

陈毅副总理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穆罕默德·胡利在招待会上讲话。他谈到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四年来的取得的成就。他说，阿尔及利亚坚决地、永远地站在被压迫人民的一边。在这个世界，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

种族主义都将被驱逐出去。

胡利说，我们完全有理由为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兄弟般的富有成果的合作感到衷心高兴。我们最深切的希望这种友谊和合作将继续加强。

陈毅副总理在招待会的讲话中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有光荣斗争的传统。他说，一九六二年阿尔及利亚赢得独立，这是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长期反对殖民

主义武装斗争的必然结果。

陈毅副总理在谈到中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友谊时说，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两国人民已经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我们相信，中阿两国人民的这种珍贵友谊，将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张翼若、孔原、姬鹏飞、彭昭贤、杨琳等各方面负责人。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 尼泊尔王太子离开北京到达南昌

###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到机场欢送

江西省省长举行宴会欢迎尼泊尔王太子等尼泊尔贵宾

新华社五日讯 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下，今天中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继续访问。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尼友好协会会长周建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三千人到机场欢送。

随同王太子访问的喜马拉雅·沙阿亲王和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等尼泊尔贵宾，以及尼泊尔驻中国大使伦迪尔·苏巴同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访问。

在悬挂着中尼两国国旗的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乐队奏两国国歌。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检阅了陆军仪仗队。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了花。

欢送的群众手执中尼两国国旗，挥舞彩带、花束，敲锣打鼓，热情欢送贵宾。当王太子等贵宾绕场一周时，人们高呼“中尼友好万岁”。树立在欢送群众行列里的巨幅横标上写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等口号。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钱信忠、杨琳、于桑、史怀璧、赵辛初、朱荣、刘希文、沈益九、乐松生等。

尼泊尔大使馆官员和在京尼泊尔朋友也到机场欢送。

今天上午，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等尼泊尔贵宾，由周恩来总理和农业部副部长朱荣陪同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

新华社南昌五日电 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在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下，今天下午由北京乘专机到达南昌。

随同王太子到达南昌访问的还有喜马拉雅·沙阿亲王和他的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尼泊尔驻中国大使伦迪尔·苏巴也随同前来访问。

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了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副省长王卓越、李世璋、董瑛，南昌市长张云樵、副市长孙瑛等负责人和各界群众一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下午，贵宾们在董瑛、韩念龙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浏览了市容。

晚间，方志纯省长举行宴会欢迎比兰德拉王太子等尼泊尔贵宾。宴会后，贵宾们还出席了文艺晚会。



# “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

穆 欣

目前，我国正在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

今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指出：“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坚决摘掉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的影响，是我国文艺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

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是从哪里来的呢？什么时候开始，它的代表人物是谁呢？这需要从最近几年被一些人大肆吹嘘的所谓“三十年代文艺”讲起。

## （一）为了篡改中国革命文学历史、公开竖起一面修正主义文艺黑旗而发表的一条“注释”

一九三六年夏天，以上海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左翼文艺运动发生过两个口号的争论，这就是周扬同志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争论。这是三十年代文艺战线的重要事件，是当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反映，也是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艺界的表现。

对于三十年代这两个口号，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必然作出迥然不同的论断。一九五八年四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的注释，就作了一个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论断：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一九三六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负责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求证。

现在已经知道，这条注释完全是按照周扬的意图拟制的，并且经过他和林默涵、邵荃麟等人一道亲自去修改。这条注释，因为出自周扬这样的“权威”之手，它的影响甚大，流毒极深。周扬以其在文艺界所窃取的领导地位，他对两个口号的争论，也就给我国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工作者规定了一个统一的口径，为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鼓吹者定了基调。特别严重的是，通过这条注释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在我国文艺界公开竖起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黑旗，就是周扬所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由于受到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这条黑线的影响，解放以来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和有关史料，对于三十年代这两个口号大都没有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一九五八年《鲁迅全集》这条注释“定调”以后出版的有关书籍，对于这两个口号的叙述或注释，都是按照这条注释的口径下来的，完全颠倒历史。这些书，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胡风、冯雪峰之流），为了‘分裂’当时的文艺界，蒙蔽了鲁迅提出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编注中说：“一九三六年春左联自动解散的前后，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提出了‘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中心口号。”“后来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冯雪峰和胡风等人的阴谋和挑拨所造成的，引起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分裂。”

一九六〇年三月出版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颠倒历史达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这本书说，“国防文学”“完全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战线上的实际运用”。同时硬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代表修正主义路线的。

周扬制造这条注释，以及在这条注释影响下写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完全颠倒了黑白，把正确路线说成是错误路线，把错误路线说成是正确路线，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把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

对于隐藏在条注释后面的政治阴谋，必须彻底

揭穿，对于被篡改、被颠倒了的历史真实，必须按照它的本来面目颠倒过来。

## （二）“国防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围绕着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随后，特别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又逐步深入，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新形势的分析，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

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周扬接在《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三篇文章，阐述他的文学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在这些文章中，打出了所谓“国防文学”的旗号。他强调“国防文学”是“全民族的文学”，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说：“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①

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实际内容，就是以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为根据的。王明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这篇文章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解释反帝统一战线，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强调全民的利益，主张阶级溶合，主张阶级投降主义。周扬宣扬的，也正是这一套。

周扬竭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取消阶级斗争。他宣传要建立统一战线，就要迎合地主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的原则；夸大资产阶级作家的影响和作用，主张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领导作用；认为文艺统一战线可以自然而然地建立，在统一战线内部只能左右，不能反右。他还歪曲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否认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

针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阶级投降主义错误，鲁迅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明确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写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对这个口号的含义作了详细、明确的说明：

“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地底，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丽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密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却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

鲁迅提出的口号，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他所代表的路线，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路线。

周扬听到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立即亲自出来攻击。他认为鲁迅提出的这个口号，是“妨碍文学上统一战线”，说作为“国防文学”的辅助口号，都不允许存在。他说：“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是不能容许判别的同类性质的口号的辅助的存在，只要那口号不妨碍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运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恰恰是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提出来的。他叫嚷“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运动。”他还给鲁迅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鲁迅先生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在现在的一个发展，……那它不能成为国防文学上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明的，‘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夸大壮语也应该可以谅解了。”在这以后，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如徐懋庸、张庚等人，紧跟写着许多文章来“围剿”鲁迅。一个叫胡洛的，紧蹙着“凡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我们的敌人”。②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他说：“这种行动，如果出于一般不能了解大众的群众，不懂得集团的战斗的人们，那自然不能只用骂声去回答，说他们是‘无耻’；如果出于之素来以前进自居的人们，那就毋宁说是一种‘罪恶’。”③而在所有“国防文学”论者的咒骂中，最恶毒的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臭名远扬的信。

请看，周扬这些人对于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是多么仇恨！他们把自己放在鲁迅的敌人的位置上，对鲁迅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周扬这些人对鲁迅的疯狂“围剿”，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徒然暴露自己修正主义的嘴脸。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它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是彻底的阶级投降，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公开背叛。而鲁迅在斗争中高举“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旗帜，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不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周扬等人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时候，几乎众口一辞地攻击鲁迅“不理解”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不理解”党在这种新形势下所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甚至诬陷鲁迅“破坏统一战线”。周扬说：“对于国防文学抱着怀疑的人大都是不同意于国防文学的这个全民族的性质。他们看不见在民族危难中各社会层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急速的转换，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

其实，最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的是鲁迅，最不了解的则是周扬和他的一小撮狂热的追随者。“国防文学”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他们站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把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积极的革命政策曲解为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周扬当时所发表的文章，处处表现出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的迎合，唯恐鲁迅坚持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吓跑了资产阶级领导。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中说，如果强调“勤劳大众的文学”，“无异于缩小目前救亡文学的基础和范围，把革命文学从它的左翼拉开，使它陷于绝对孤立的地位。”他极力诋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如果固守着自己的‘纯洁’，怕沾染了‘多元的混乱场面’，那才真是‘自己取消’！”

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④他还特别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⑤周扬等人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正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取消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周扬当时写的三篇论述“国防文学”的文章，只讲统一战线和“国防文学”的“全民族”的性质，丝毫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当时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有的公然提出：“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⑥他们认为：“统一战线，我们应当做什么？在一种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之下的联合，……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谁统一谁。”“在文学方面，情形也完全一样。问题是一切文学者是不是都到抗日救亡的战线上联合起来斗争，而不是由那一派那一批去救亡人家。”⑦一个周扬的追随者甚至讲：“在事实上说，目前左翼作家与大众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除了抗日救亡以外，左翼作家也并无其他的特殊要求。”⑧所有这些，不是彻头彻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什么？

沿着这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往下滑，周扬等人发表了一系列的奇谈怪论。徐懋庸说，在统一战线中“普洛（按：即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级的战友。”会吓跑哪些人呢？有篇文章举例：“我们假如果说在这个统一战线之中亦有不赞成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口号的，例如竭力主张救国党的亲美派或亲英派，但他们并不反对国防。”⑨甚至有人叫嚣，应当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改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全民族’”。⑩很明显，这些“国防文学”的鼓吹者，把亲美派、亲英派也看作是“竭力主张救国党的”，也是他们的“国防文学”的“战友”。

周扬对于鲁迅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鲁迅这个时期写的一些文章表明，同奉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相反，他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认识和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他衷心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他在这些文章里面，曾以无限崇敬的心情提到毛泽东同志，对党流露出异常真挚的阶级感情。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⑪

不同阶级的作家，可以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抗日，但是意识形态却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⑫鲁迅当时正是这样分析问题的：“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以互相批判”；他说：“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⑬这表明鲁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是清醒的。

周扬必须作说：“国防文学”不但是作家关系的标志，还须作为创作的口号。他说：“……以为‘国防文学’只是作家间的旗帜；而不能作为创作的口号，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以为‘国防文学’的口号应当是创作活动的指标，它要号召一切作家都来写国防的作品。一个文学的口号如果和艺术的活动创造不发生关系，那它就要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他还主张：“不妨把国防文学创作的标准放低一些，重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去写。”⑭不管他们意识上和技巧上的缺点，应当以该主题的意义而得到较高的评价。”⑮既然意识上的“缺点”可以不管，还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立场呢？还谈得上什么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呢？还谈得上什么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呢？

为了替自己的投降主义路线辩护，周扬故意歪曲

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否定思想内容对于艺术作品的决定作用。他说：“假使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又忠于现实的话，那末，不管他所属的阶层，所抱的信仰，以及他对于民族革命之真理的理解的程度，他一定能够在他的作品里面反映出这个意义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来。我们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的、独照的作用，但现实本身的教育意义，却也是不能忽视的。”他在这里鼓吹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抛弃意识形态上的纯洁，去同形形色色的反共思想“溶合”。

一切修正主义者在谈到世界观和创作关系的时候，总是竭力模糊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模糊相对立的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界限，否认作家的立场、世界观对创作的支配和指导作用。周扬宣扬这种谬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无产阶级作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取消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企图使我们的文学脱离无产阶级事业，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一贯奉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长期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执行了一条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组路线。他们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用他们的所谓“国防文学”的口号去攻击，排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周扬等人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解释，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的攻击和诬蔑，特别是他们对于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围剿”，都表现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周扬说道，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他准备了一项“汉奸文学”的大帽子来对付自己的反对者。

“贼喊捉贼”，他们居然口口声声攻击鲁迅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这是无耻的诬蔑。实际上，三十年前鲁迅对“国防文学”论者的斗争，绝对不是什么宗派主义，而是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的，这是无产阶级性的极其鲜明的表现。鲁迅遭到他们攻击的地方，恰好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应当具备的高尚的品质。相反的，周扬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宗派主义。他们对于资产阶级，倒是“开门主义”，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他们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把领导权拱手相让，另一方面，对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却口诛笔伐。他们专以围攻执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革命家为能事。

对于周扬这种根深蒂固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鲁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特别是他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明确地深刻地指责了和解了周扬、徐懋庸们的“宗派主义的理论与气质，指出周扬当时发表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他们把持的文艺家协会的‘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有‘‘作家圈’的倾向’”。

周扬在三十年代所执行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都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 （三）从阶级投降主义到民族投降主义，“国防文学”彻底破产

周扬等人围绕“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所宣扬的阶级投降主义，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背道而驰的。“国防文学”这个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口号，在文艺实践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当时曾出现了夏衍、田汉等人写的大批宣传投降主义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以及许多“全民”牌号的小说。它的毒害渗透到文艺艺术的各个领域，就在当时和后来流行的“国防歌曲”中，也能看到这种阶级投降主义的恶果。在《流亡三部曲》第二部《商家》里，有段歌词就是这样写的：“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灾殃，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一分什么穷的富？敌人杀来，炮声炮响，到头来都是，一样的。”

最能够说明“国防文学”口号的资产阶级本质的，是夏衍所写的《赛金花》。夏衍把赛金花这个汉奸妓女捧成民族英雄，既丧失阶级立场，又丧失民族立场。这个反动剧本，当时曾经遭到鲁迅和艾思奇同志的抨击，而周扬等人却把它封为“国防戏剧”的代表作，吹捧是“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周扬在《现阶段文学》中写道：

历史的主题大部分都还在未经发掘的状况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有多少胜利的和不失败的英雄事件，有多少从不曾被人描写的民族英雄。这些丰富的过去的题材使国防文学的主题有了一种历史的阔度。题材丰富不不但有它的现在，将来，同时也有它的过去，我们要从过去的再评价引出对于民族革命有益的教训。《赛金花》作者夏衍在这一方面的继续努力给国防剧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阶级投降主义，必然要堕落到民族投降主义。周扬对《赛金花》的评价，就是一个例证。

人们会问：为什么象周扬这样一些素以“左翼”相标榜的作家，却堕落成为资产阶级俘虏，喊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打起一面反党反人民的黑旗呢？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社会上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历史的根源。正象鲁迅讲的：“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资产阶级的零子群。”⑯在当时左翼作家的队伍里面，绝大多数人是带着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观点进入革命文艺运动的，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还没有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些人连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有过去。

（下转第四版）

# “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

（上接第三版）

三十年代周扬和他周围的一伙人，在政治上是坚决执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在前期，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后期，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正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反映。它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周扬一直是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徒，他在三十年代就标榜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所代表的一套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正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在文艺艺术领域的表现。

三十年代后期，中国革命遇到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战争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适应于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变化的客观形势，为了推进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策。周扬等人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出发，以为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是不要再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就是要处死迁就和顺应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

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④

在这场争论中，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揭露和批评周扬等一些反阶级投降的机会主义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用笔和舌，将沦为民族的奴隶之舌告诸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⑤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几篇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实际上就是这场争论的结论，对于当时和以后的革命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对于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对于他在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杰出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⑥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正是三十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在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所代表的是一条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周扬所代表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坚持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国防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鲁迅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周扬的“国防文学”遭到了彻底破产。

## （四）从“国防文学”到“全民的文学”是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

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对于王明路线这个曾在我们党内部泛滥过的资产阶级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后，接着又从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人们知道，《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许多批评，都是针对周扬等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批评，更是主要针对周扬和他所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扬及其一伙，对于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批评，阴奉阳违。他们心里不服，在表面上做了一些仿装，实际上不仅不肯承认错误，不愿抛弃三十年代这条黑线，相反地，他们背着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们极力贬低鲁迅，抬高自己，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正确路线的代表者。直到今天，在周扬和他的那些追随者中间，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阴魂不散，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

早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同志讲到，在“五四”以来新的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敌人的“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对于鲁迅的崇高评价，毫无疑问是肯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

可是，在十八年以后，到了一九五八年，《鲁迅全集》第六卷出版的时候，他们还要在注释中塞进他们反党的私货。把这条颠倒是非的注释塞进《鲁迅全集》的，正是“国防文学”的倡导人周扬，也就是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封信里痛斥的那个周启应。

三十年前，周扬这些人攻击鲁迅是“左”的宗派主义者”，现在，周扬等人用同一的腔调，又给鲁迅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这些无耻卑劣的活动目的，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对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就是要抵制毛泽东同志对于他们在三十年代所犯错误的正确批评，就是攻击共产主义者鲁迅，攻

击鲁迅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周扬一有机会，就极力贬低鲁迅。《鲁迅全集》的注释，只不过是—个公开的保证。前几年，刮起单干风、翻案风的时候，也就是社会上牛鬼蛇神乘着我国遭受暂时困难纷纷出笼的时候，周扬再一次把攻击矛头指向共产主义者鲁迅。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周扬和《鲁迅传》电影摄制组谈话的时候曾说：“鲁迅究竟不是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投入革命漩涡的中心。”“还是着重写他作家的活动、文学的活动。革命运动作为他内在的、精神上的呼应。直接的联系少写一些。把他和革命活动的联系写得太直接了，第一违背历史，第二鲁迅就被动、难了。”可见周扬对毛泽东同志关于鲁迅的评价一直是反对的。

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在三十年代并没有解决。“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什么分歧，倒是一致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⑦那个时候，以鲁迅为代表的—些左翼文艺工作者，虽然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在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中间，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出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⑧

可是，二十年以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周扬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会上说：“左联的确为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阶段。”“新文学开始的时候，局限知识分子，后来逐渐扩大到工农。”在这以前，一九四三年，周扬这个反党集团的一些核心人物，如象夏行、田汉、阳翰笙等都异口同声地说，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已经“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文艺运动”，就已经确立了文艺工作的工农兵方向，就已经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戏剧团体就已经实现了“革命化”。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必须改变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他说：“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知识。”“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⑨

可是，周扬故意与毛泽东同志相对抗，一贯地歪曲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否认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抹煞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在三十年代极力宣扬的那些谬论，解放以后还在继续鼓播。周扬一九五六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有才能的、忠实于现实的作家、艺术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创作道路和生活实践走向先进的世界。”⑩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认为作家的政治立场世界观的问题不彻底解决，就一定写不出好作品，……这就把一切问题都当作世界观问题写了。”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他在《文学评论》讨论会上说：“把一切都归之世界观，就把世界观庸俗化了。”周扬还说：“形象思维”作武器，宣扬“作家特殊论”，把它说成是“艺术的特殊规律”。企图利用这种谬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文艺家的世界观。

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一九四二年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从事中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⑪这些批评都是和周扬等人的错误直接关联的。

可是，周扬和田汉、夏衍、阳翰笙（按：这四个人，就是当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痛斥的“四条汉子”）这些钻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愿承认这种事实，他们顽强的挣扎，死抱住“过去的时代”不放。他们如同历史上所有被推翻的那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样，绝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当社会上—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泛滥起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他们乘机刮起一阵吹捧“三十年代”的黑风，他们鼓吹要继承所谓“三十年代”的战斗作风”，用以代替当今社会主义文艺艺术的革命创造。田汉、阳翰笙等人甚至狂妄地宣称，要使他们所谓“三十年代”的经验“来改正我们当前的工作。”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扬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说道：“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贯穿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条是无产阶级路线。这条路线曾经经历过它的幼稚阶段，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严重的错误，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才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另一条是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路线。这条路线表面上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扬将这个讲话加上《文艺战线上的—场大辩论》这个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把这段话改成：

我国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这是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曾经经历了它的幼稚的阶段，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及其它各种错误，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才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完全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

不言而喻，在周扬看来，这条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就是他自己。

这是一个可耻的骗局。周扬故意颠倒黑白，妄图把肯定鲁迅功绩的毛泽东思想和全面否定鲁迅的周扬的谬论混淆起来，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同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

不错，从三十年代到现在，文艺界确实是长期存在着极其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可是，一直在“左”倾上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扬。他所代表的那一条路线，是一条黑线，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对立的。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周扬所代表的那一条王明机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周扬妄想从这里钻空子，把自己装扮成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明目张胆地攻击鲁迅代表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路线，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一九六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就是《鲁迅全集》有关“国防文学”的注释出版四年以后，周扬又一次站出来给“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翻案。他在今年十一月三日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会上说：

应该肯定两个口号都可以用，都对，都有优缺点。“国防文学”口号提得早，容易为大家接受，但缺点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立场；后一个口号，有“革命”、“大众”，很好，但有些人赞成抗日，见到革命、大众就高兴，在当时情况下，应当互相配合、补充。胡风起了挑拨作用，冯雪峰责任更大。他当时以鲁迅和党中央名义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胡风、冯雪峰起了分裂作用。当时双方都夹杂了宗派情绪。

本来，不论是在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进行的时候，或是一九五八年他们编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的时候，周扬都是彻底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这时突然改变腔调，说什么“应该肯定两个口号都可以用，都对”，里头是有阴谋的。这是迫于形势采取的一种手段，是作贼心虚的掩饰之词，是言不由衷的。

解放以来，周扬象变色龙一样，对于“国防文学”的评价，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他那条修正主义文艺的黑线却是一贯到底的。

最近几年，周扬大声喧嚷所谓“全民的文化”和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文艺。一九五九年，他在解放党第二届文代会大会干部座谈会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全民的文化。”同年他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又说“我们的文艺是全民的”。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同，比那时广泛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在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有的作品则是既反映阶级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在一九六二年，周扬打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幌子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打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在一些谈话和所写论文中，公然提出一条所谓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周扬强调“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他竟然说“我国人民已经胜利地完成了”

## 北京广州广西云南等地人民热烈拥护我政府声明

（上接第一版）

具有反帝斗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州市郊区三元里公社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和战争行动表示极大愤怒。正从外国演习归来的民兵营全体武装民兵，在听到我国政府的声明后立即举行了集会。民兵营长李国会在会上愤怒地讲话，约翰逊下令轰炸河内和海南，完全是一种狗急跳墙的表现。这绝对挽救不了它注定失败的命运。

广州市各高等院校师生员工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声明。他们指出，我国政府的声明表达了七亿中国人民的呼声，我们早已声嘶力竭，只要祖国一声号召，只要越南人民需要，我们就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不把美帝赶出越南，决不罢休。中山医学院的学生说：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越没有界限，我们的反侵略也就没有什么界限了。我们正地警告美国侵略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坚决奉陪到底。

据新华社南宁五日电 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山水相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各民族人民，正密切注视着美帝国主义轰炸河内、海防新的疯狂的战争行动。他们表示，我国政府三日的声明完全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中国民主同盟是讲算数的，美国侵略没有界限，我们反侵略也没有界限。不管美帝国主义把战争扩大到什么地方，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国人民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的神圣国土上全部赶出去。

这几天，从自治区首府南宁到友谊关下的凭祥市，从北部湾边到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田园相里的东兴各族自治县，各民族人民纷纷集会严厉声讨美帝国主义野蛮的疯狂的侵略和战争罪行。广西民族学院的一师师生员工四日上午举行了集会。壮族学生张求万、瑶族学生蓝朝定和侗族学生梁善卿，分别代表他们班上的全体学生在会上表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成长的广西青年，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准备。

东兴、宁明、龙州、大新、靖西等广西边境县的群众和民兵这几天有的举行了集会，有的写信、打电话给报社，纷纷表示决不能坐视美帝国主义这一极其野蛮极其猖獗的战争行动。在北部山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训练班里参加学习的三百多个基干民兵和贫下中农社员，听到消息后立即举行了集会。在革命根据地东兰县农业学校师生举行的

“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周扬的意愿就是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了，现在的文艺要为全民服务。这是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借尸还魂，是它在今天条件下的变种，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集中表现。

很明显，周扬所喧嚷的“全民的文化”，同他三十年前鼓吹的“全民族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条修正主义黑线的产物。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不是别人，正是周扬。

田汉和夏衍曾分别自封为三十年代戏剧界和电影界的“老前辈”，他们在鼓吹“三十年代文艺”的问题上都是很卖力气的吹鼓手，但是站在他们背后挥指挥棒的确是周扬。

代表修正主义的黑线，把它从三十年代贯穿到六十年代的，正是周扬。

解放以来，我国文艺界的一切坏东西，几乎都来源于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在文艺战线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周扬成了包庇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

周扬这些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长期篡霸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彻底铲除“国防文学”贯穿下来的文艺战线上的黑线，彻底清除周扬的修正主义黑线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①本文所引周扬的话，凡未经注明者，均引自《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国防文学》。
- ②《国防文学的建立》、《国防文学论战》，第十一页。
- ③任白戈：《现阶段的文学问题》。《杂文》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卷，第一期。
-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六八三、六八三页。
- ⑥新认识社同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国防文学论战》，第五九〇页。
- ⑦张庚：《论两个口号》。《文学界》，一九三六年第一期，第三期。
- ⑧丁非：《关于国防文学的论争》。《国防文学论战》，第五一五页。
- ⑨任白戈：《现阶段的文学问题》。《杂文》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卷，第一期。
- ⑩梅雨：《评两个口号》。《国防文学论战》，第三二九页。
- ⑪《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四页。
- ⑫《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〇〇页。
- ⑬《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三三页。
- 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五五页。
- ⑮《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八〇页。
- 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一页。
- 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第八五九页。
- 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五八页。
- ⑲《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三二八、二八七页。
- ⑳《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五、六期。
- 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五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

集会上，发言的人们指出，美帝国主义轰炸河内、海防是狗急跳墙的行动，这说明它已被越南人民打得走投无路，它把侵略战争升级得越高，必将摔得越重。守卫在广西边陲、海防线上的广大民兵，正严阵以待。凭祥市隘口公社曾经出席过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的民兵营长余延说，友谊关下的兄弟和越南兄弟同烧一山兵，共饮一江水，有着亲密的兄弟关系。现在，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战斗，随时准备同越南兄弟一起粉碎帝国主义新的侵略战争。

东兴、北海等地曾经在北部湾公海上捕鱼横遭美国飞机杀害了亲人的渔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新的侵略和战争行动，满腔怒火。东兴各族自治县金沙公社渔民翟吉美说，中越两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是一样的深。今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海上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我怀孕四个月的妻子，杀死了我的女儿，把我和我儿子打伤，现在，美帝国主义又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血债要用血来还，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一定要得到彻底的清算。

据新华社昆明五日电 云南省各民族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疯狂轰炸河内、海防这一极其野蛮极其猖獗的战争行动表示极大愤怒。他们正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已把它侵略越南的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加严重的阶段，界限既然被美国打破了，中国援越抗美更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云南省的各族人民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声明，随时准备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

昆明市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纷纷举行了集会。昆明机床厂老工人王友清在一次集会上指出，既然美帝国主义已将日内瓦协议彻底破坏，进一步打破了越南南方和北方的界限，那么，中国援越抗美更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云南省的各族人民表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声明，随时准备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

正在云南民族学院学习的瑶族学员李海芳、苗族学员郑永昌说，美帝国主义轰炸河内和海防，把侵略战争上升到一个新的严重阶段，这是对我国人民也是对所有世界人民的严重挑战。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

昆明市的许多干部这几天还写信给新华社云南分社，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 给美国空中强盗以更猛更准更狠的打击 河内军民斗志昂扬坚决为保卫首都而战

## 越南人民海军部队在海防地区领海上空击落入侵美机一架

新华社河内五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保卫着英雄首都河内市的军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连日来加紧进行各项战斗准备，决心把河内变成最坚强的战斗堡垒，彻底打败美国侵略强盗。

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连续打退美国空中强盗猖狂进攻的河内市各防空部队和民兵猎机手们，这几天在阵地上纷纷举行会议，表扬战功，认真总结实战经验，以进一步提高战术和技术水平，准备给来犯的敌机以更猛、更准、更狠的打击！同时，各防空部队还掀起了“仇恨美机，杀敌立功”竞赛

热潮，人人争当“决胜战士”。许多战士在阵地上写下了坚决保卫首都的战斗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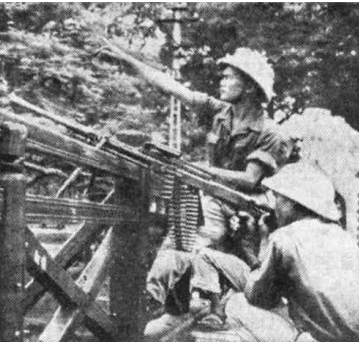
在遍布河内市和红河两岸的民兵自卫队阵地上，到处都挂起画着战争罪犯约翰逊的射击靶子。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女民兵自卫队员，满怀仇恨的怒火加紧进行战斗训练。许多民兵自卫队员还在炮兵阵地上日夜勤学苦练，表扬战功，认真总结实战经验，以进一步提高战术和技术水平，准备给来犯的敌机以更猛、更准、更狠的打击！同时，各防空部队还掀起了“仇恨美机，杀敌立功”竞赛

一位曾经在六月二十九日参加过首都保卫战的民兵黄氏正激昂地向记者说：“美国强盗的炸弹绝对吓不倒我们，它想要我

们屈服投降，这是妄想！我们决战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猖狂，我们也一定能够彻底打败它！”

目前，整个河内市呈现着一幅顽强不屈的战斗景象。人们镇定而有秩序地生产和工作着。每当敌机前来侵犯时，全市炮火轰鸣，迎头痛击敌机，全市军民都坚决为保卫祖国的首都而战。

新华社河内五日电 据这里五日晚上公布：越南人民海军部队，五日凌晨一时，在海防地区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上空击落入侵的美国喷气式飞机一架。



六月二十九日，越南北方河内市的自卫队员狠揍向美国强盗飞机射击。越南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 广东归侨拥护我外交部抗议印尼右派暴徒迫害华侨 欢迎受害华侨尽早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许多侨胞感动地说：祖国太关心我们了，祖国是我们华侨的靠山！

据新华社广州五日电 广东省的归国华侨们指出，我国外交部六月二十九日给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的照会，说出了千万华侨的心里话，充分体现了祖国对印度尼西亚受害华侨的关怀。他们坚决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停止对华侨的一切迫害，并保证自愿返回的受害华侨能够尽快顺利地回到祖国。

广东省、广州市的归侨代表二日在广州举行了

集会。大会由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敦厚主持。广东省侨联副主席黄洁、广州市侨联主席方社都在会上发言，他们坚决拥护我国外交部的照会，并且对印度尼西亚右派暴徒在六月二十八日袭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扑打中国外交官们的法西斯反华新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道歉惩凶。他们在发言中还代表广东省、广州市归国华侨和侨

眷，对正在印度尼西亚横遭迫害的广大爱国华侨表示亲切的慰问，并且欢迎他们早日回到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在广州的许多印度尼西亚侨胞，这几天用他们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驳斥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所谓“保护华侨生命财产”和“没有华侨提出回国要求”的无耻谎言。他们

指出，印度尼西亚右派暴徒在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和乡村里把许多华侨的商店、住宅抢光、烧光，使广大华侨丧失生计，仅从巴厘岛各地乡村跑到巴塘中华总会和其它侨社团体容身的华侨，就有好几百人。现在，巴厘岛上就有上千的华侨等待回国。苏门答腊岛上也有几千名华侨被右派反动势力迫害得生活无着，急待祖国派船接运回国。荷兰的侨报指出，印度尼西亚右派暴徒一次在当地一天就杀死了二十多名华侨，另外有四百多名华侨受伤。许多华侨连房子都被右派暴徒拆光，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所谓“保护华侨”的所作所为。一九五七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广州电器五金制造厂工人谭显南说，他的姐姐和弟弟等侨胞还在印度尼西亚，他们侨居地区的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右派暴徒掀起的反华排华逆流中，遭到右派暴徒的洗劫，都迫切要求返回

## 法国在太平洋上进行一系列核爆炸

新华社四日讯 巴黎消息：据法国政府在一项公报中宣布，法国计划在太平洋试验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核爆炸已经在二日开始。这个试验中心位于太平洋上的法属穆鲁瓦岛上。

# 刚果(布)人民击败反革命颠覆阴谋 马桑巴一代巴总统号召人民保卫革命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四日电 刚果(布)首都人民三日在“自由广场”举行大会，庆祝执政党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成立两周年。刚果(布)领导人会上谴责反革命分子最近策划的政变阴谋，并号召人民保卫革命。

刚刚从国外回国的马桑巴一代巴总统以及总理努马扎莱、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参加了大会。

马桑巴一代巴总统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谴责了反革命强盗。他号召人民保持警惕。他说，重要的不是武器，不是物资，而是人。

被刚果(布)人民击败的颠覆阴谋，是在星期以前。六月二十七日的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下，一百多名库尤部

族人袭击了执政党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政治局办公室，军队中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乘机闹事。

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在六月二十八日中午和晚上先后发表了两次讲话。他要求所有军队恢复秩序，号召人民加倍警惕，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服从党和政府的命令。他还任命了新的国家人民军总司令埃巴德福和参谋长金布瓦拉中尉。政府和执政党的领导人聚集在市部的一个体育场，从那里动员群众，领导和指挥保卫革命的斗争。

由于民兵队和广大人民以及爱国军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控制了局势，首都布拉柴维尔已恢复正常。总理和内阁部长们已恢复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工作。

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印度尼西亚侨胞，这几天用他们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驳斥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所谓“保护华侨生命财产”和“没有华侨提出回国要求”的无耻谎言。他们指出，印度尼西亚右派暴徒在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和乡村里把许多华侨的商店、住宅抢光、烧光，使广大华侨丧失生计，仅从巴厘岛各地乡村跑到巴塘中华总会和其它侨社团体容身的华侨，就有好几百人。现在，巴厘岛上就有上千的华侨等待回国。苏门答腊岛上也有几千名华侨被右派反动势力迫害得生活无着，急待祖国派船接运回国。荷兰的侨报指出，印度尼西亚右派暴徒一次在当地一天就杀死了二十多名华侨，另外有四百多名华侨受伤。许多华侨连房子都被右派暴徒拆光，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所谓“保护华侨”的所作所为。一九五七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广州电器五金制造厂工人谭显南说，他的姐姐和弟弟等侨胞还在印度尼西亚，他们侨居地区的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右派暴徒掀起的反华排华逆流中，遭到右派暴徒的洗劫，都迫切要求返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歌颂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越南广播电台总局从七月一日起发出了以中越友好和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为题材的纪念歌曲。

在“七一”前夕，越南电影发行公司还发行了大批中国影片。越南话剧院和越南歌舞音乐剧院也分别演出了中国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及歌咏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和舞蹈。

## 我对外友协等团体负责人集会

### 热烈支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上接第二版) 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丁西林在发言中指出，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中，革命的亚非作家站在斗争的行列里冲锋陷阵。在创造反帝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民族的、光辉灿烂的亚非新文化事业中，亚非作家也将继续地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亚非作家在反帝革

命的共同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加强战斗的合作。

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武衡说，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将以当代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一次新胜利而载入史册。这次会议再一次证明，亚非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是任何人也破

# 美帝越是扩大战争就越快地走向坟墓 老挝爱国战线党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据新华社开京五日电 据巴特寮电台四日广播：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派遣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的罪行。声明表示热烈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六月三十日的声明，决心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声明说，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轰炸河内和海防的“升级”行动，是极其危险的扩大战争步骤，严重威胁了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

声明指出，美国的这一行动更加证明美国的一切“和平”论调都是为了掩盖它的军事计划的。它的“和平”论调越是狡猾，它的军事活动就越是冒险和危险。

声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严厉警告美帝国主义：它越往上“升级”，就越败得惨；它越扩大战争，就越深地走向埋葬它的坟墓。

声明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切疯狂行动，只不过是走投无路的猛兽作垂死挣扎而已。越南人民决战胜美国强盗的钢铁决心已经胜利和必将取得更大胜利。美帝国主义必将遭到更惨的失败。

据新华社地拉那五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美国强盗野蛮轰炸河内和海防的罪行，激起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极大愤慨。最近几天，他们纷纷举行集会，愤怒声讨和谴责美国侵略者的这一罪恶行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斯库台的劳动人民四日举行集会。工程师迈季亚在集会上说，我们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正义斗争。我们相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

发罗拉水泥厂的职工在举行抗议集会以后通过决议，对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严重的侵略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

都拉斯市的青年也举行了抗议集会。他们在通过的一份致越南青年的电报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河内和海防再次暴露了它们的好战嘴脸。

据新华社五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各界人民抗议美帝国主义轰炸河内和海防的行动，规模正在扩大。

在东京，大约有一万名青年五金工人，在三日举行的集会上，通过了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日本首相佐藤的抗议电。大约两千名大版工二日举行抗议集会。神户的九百名码头工人一日举行一小时罢工，并通过了给约翰逊和佐藤的抗议信。

在费城，约四百人不顾警察的镇压，四日举行示威和散发传单，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扩大侵略战争。“结束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和后备役人员组织”三日在费城举行了集会和进军，抗议美国政府侵略越南政策和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越。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数十名大学生抬着一个棺材示威，抗议美国政府驱使美国人到南越去送死。

# 日本人民示威怒逐腊斯克

## 腊斯克在一片愤怒抗议声中狼狽溜进京都

据新华社东京五日电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四日晚上在日本人民的一片愤怒的抗议声中，狼狽不堪地溜进日本的京都。

腊斯克是在出席了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东南亚侵略集团理事会的当腊斯克乘坐的美国军用专机，在美军战斗机护航下，在大使馆机场降落的时候，等候在机场正门和周围的五千多名示威

群众，发出一片“杀人犯腊斯克滚回去”的愤怒的口号声。

大阪府和兵库县的警察当局派出了大约五千名警察，把机场围住，不准示威的群众进入机场。

腊斯克下了飞机匆匆忙忙地上汽车，在两辆警车引导下，避开机场正门，从一个小便门溜出去。尽管他挑选的是背静的道路，而且多次临时变更路线，但是腊斯克从大阪到京都的途中，还是多次遭到抗议他的日本来的工人和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五日清晨，几千名京都市民前往日美贸易和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的会场闹国大广场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呼：“侵略战争的祸首腊斯克，滚回去！”反对为侵略和战争召开的日美贸易和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示威者在国际大厦附近的广场上举行了抗议大会。警察当局出动了三千多名警察，在腊斯克所住的旅馆和会场之间戒备森严，但是美国代表团仍然不得不得开原定路线，绕了一条远路前往会场，参加第一天的会议。

# 越南北方人民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上接第二版)

从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二日，河内市“三八”纺织厂、海州面粉加工和糖果厂、河内肥皂厂、金生橡胶厂、升龙卷烟厂、曙光热水瓶灯泡厂等工厂以及各个学校和越南友好农业社，都先后举行了庆祝会。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何卿，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轻工业部副部长张明奎，轻工业部副部长潘文佑，重工业部副部长裴震，越南友好协会副会长阮文、阮辉、阮文、阮泰梅等，分别出席了庆祝会。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陈亮、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曹言行等人也参加了一些庆祝活动。

在“三八”纺织厂和海州面粉加工和糖果厂一千多职工联合举行的庆祝会上，劳动党河内市委委员、重工业部副部长裴震，越南友好协会副会长阮文、阮辉、阮文、阮泰梅等，分别出席了庆祝会。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胜利。他说，中国共产党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旗帜，一贯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争取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在其他单位的庆祝会上，各单位负责人在讲话中一致指出，中国革命的光辉胜利，是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越南人民敬爱的朋友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生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突出政治、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的胜利。在这些集会上，工人们和农业社社员们不断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等口号。

中越友好协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而举办的“中国图片展

览”七月一日在河内开幕。展览分为“富饶而雄伟的中国”、“建设祖国”和“中越友谊万古长青”三个部分，介绍了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领导下，在工业、农业、国防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中越友好协会秘书长黄俊在展览开幕式上讲话时概括地介绍了伟大的中国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和创造性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表示深信，在任何情况下，中越两国人民都将永远是兄弟、同志和亲密的战友，共同为两国人民的利益、为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并肩战斗。

最近几天，海防、南定等城市和越南北方其他地方的工人、农业社社员和民兵、军人们，也都纷纷举行集会或报告会。与会者表示，要大力促进生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歌颂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越南广播电台总局从七月一日起发出了以中越友好和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为题材的纪念歌曲。

在“七一”前夕，越南电影发行公司还发行了大批中国影片。越南话剧院和越南歌舞音乐剧院也分别演出了中国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及歌咏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和舞蹈。

## 我对外友协等团体负责人集会

### 热烈支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上接第二版) 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丁西林在发言中指出，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中，革命的亚非作家站在斗争的行列里冲锋陷阵。在创造反帝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民族的、光辉灿烂的亚非新文化事业中，亚非作家也将继续地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亚非作家在反帝革

命的共同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加强战斗的合作。

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武衡说，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将以当代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一次新胜利而载入史册。这次会议再一次证明，亚非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是任何人也破

坏不了的。中国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永远同非革命人民并肩战斗到底。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胡愈之强调指出，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次沉重打击，它必将为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指出，美帝国主义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动派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反对新中国的反动逆流，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罪行，最终将被清算。

中国伊拉克友好协会副会长罗俊在发言中说，在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许多代表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无限信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说明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最大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随着越来越多的世界革命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更加蓬勃地展开，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副会长张杰强调说，不管美帝国主义把战争升级到哪一级，也不要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都全力以赴地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他还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对外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正义斗争。

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这次越南作家紧急会议的分裂行为，再一次暴露了他们被帝国主义反人民反革命运动的丑恶面目，暴露了他们美帝国主义者的叛徒。他说，在越南问题上，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极力为约翰逊的“和谈”阴谋效劳，妄图把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他们这种甘愿为美帝帮凶的罪恶行为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赵安博指出，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想破坏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阴谋是永远不可能得逞的，

亚非人民的反帝革命风暴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中国柬埔寨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昆伦，在发言中赞扬了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对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召开，是亚非二十亿人民和妇女在反帝革命事业中进一步加强团结的新胜利。亿万中国妇女将永远同反帝革命的亚非人民站在一起，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在亚洲地区的侵略势力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

